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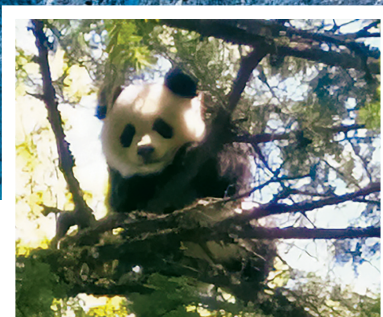
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已满两月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探访雪山下的“熊猫村”

在硃碛，与大熊猫为邻

雪山下的“熊猫村”

硃碛，一个稍微有点拗口生僻的地名。若是从空中看，这个位于四川西北部的藏族乡，宛若从绵延山脉间自然生长出来的一部分，镶嵌在茫茫青山之中。在四川，这样的村庄并不少见，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殊之处，这里是距离成都很近的藏族乡，因为太容易偶遇大熊猫而被游客们称为“熊猫村”。

雪后的硃碛藏族乡。李佳雨 摄



硃碛村民偶遇拍下的野生大熊猫。
沙南 摄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 杨涛

临近冬至，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硃碛藏族乡，又有村民在回家途中偶遇大熊猫。

11月23日，在深夜飘雪的公路上，一个毛绒绒的“大家伙”不紧不慢踱着步。“你还不‘夹生’（注：害怕）呢。”举着手机，村民确认大熊猫彻底离开后，才开车离去。第二天，这段视频由当地融媒体中心发布到网上，两小时内，浏览量达到百万。乡长杨浩丝毫不意外，“现在村民们看见大熊猫，都会拍个视频啥的，大家都喜欢。”

这已是今年入冬后，硃碛第三次因为村民偶遇大熊猫而受到关注。因为太容易看到“滚滚”，游客把这里称作“熊猫村”。

“发现野生大熊猫频繁活动，体现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增强。”据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，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，宝兴县共拥有181只野生大熊猫，数量在全国县（区）中位居第二。

今年，大熊猫国家公园重磅落地，位于核心区的宝兴县硃碛藏族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不过，村民们却有着自己的逻辑，当地人能卡曼总结为：“我们和大熊猫、和很多动物都是邻居。和邻居互相尊重就行，没必要太亲密。”

和谐共生

我家来了大熊猫 “在硃碛，这不稀奇”

冬天到了，一场大雪之后，山上层林尽染。

街上稍显冷清。公路上，硃碛村民忙着将散养在山上的黄牛赶回家。有车辆遇到牛群，就不紧不慢跟在它们后面，也没人催促，任由时间安静流淌。

在这里，外地人的最明显特征，是他们多半会用一种抑制不住兴奋的语气问道：“你见过大熊猫没？”

“熊猫村”声名在外。

“硃碛的每一条沟里都有大熊猫。”从事大熊猫保护30多年，高华康几乎爬遍了宝兴的每一座山。39年前，他在硃碛的林场等待了28天，终于抓拍到罕见的大熊猫野外产子的瞬间，“这里地广人稀，海拔和环境都最适合它们。”

单从地理位置上看，邛崃山脉随着造山运动隆起构成四川盆地上高耸的骨架，暴露于雪线之上形成一系列巨大雪山。这一面峡谷封闭，保持着原生栖息环境，是古老子遗动物天然的避难场所。有这样的原生环境，人与大熊猫之间便有了交集。

中午时分，夹拉村村民植春玉背



村民植春玉向记者讲述救助大熊猫的故事。
杨涛 摄

着背篓从山上下来。刚进屋，在她家民宿吃饭的游客兴奋地问：“你就是那位抱着大熊猫拍照的阿姨吧？”

植春玉有点不好意思。几年前，她在山上挖野菜，一只大熊猫“砰”地从树上摔在她面前。事后看来，这位普通村民的反应堪称教科书级别。她先躲得远远的，不惊吓大熊猫，十来分钟后，确定这家伙没有“家长”陪同，而且还生病了。

植春玉把大熊猫用背篓背回家，通知最近的蜂桶寨保护区，“它好像知道我们是来救它的，乖乖的。”

彼时，高华康和同事一起上门救助。他们称了下，生病的大熊猫重20多斤。临走前，高华康看见小家伙偎依在植春玉身边，便定格下这个瞬间。照片流传出去，植春玉成了“抱着大熊猫拍照的阿姨”。

“在硃碛，这不稀奇。”天宝是植春

玉的丈夫，他比着指数数着，“我们这里大熊猫最多的地方，藏语叫‘嘎杂门’，就是我家。我放牛，一天看到过9只。”

草木之心

上山遇到大熊猫 是一件吉祥的事

老一辈硃碛人也说不清，大熊猫怎么就变“稀奇”了，明明山上还有那么多的“神奇宝贝”：金丝猴、小熊猫、高山兀鹫，还有各种植物。

其实，硃碛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，是全球重要生态区域。这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，不但是连接邛崃山—大相岭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的重要廊道，更是连接小相岭—凉山山系的关键区域，对于连通相互隔离的大熊猫栖息地，实现隔离大熊猫种群基因交流具有重要意义。

这个从自然里生长出来的村庄，有着和自然相处的智慧。

四川大学的李锦教授曾对硃碛持续进行过5年田野调查，她有感于当地人对宇宙、土地、山川河流有一种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，“例如，硃碛人信仰山神，他们不会伤害老虎、豹子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那是山神的化身。”

天宝记得，上世纪60年代，大家还把大熊猫叫“花熊”。他们怕大熊猫进屋会打烂锅碗瓢盆、乱吃庄稼，严重的还会伤人。天宝父亲就是在被大熊猫咬伤后，没有及时治疗，感染败血症去世的，“所以，互不打扰是最好。”

如今，村民们碰见大熊猫，最多也就远远用手机拍下。那些在树上发呆的，在草坡晒太阳的，在河沟边喝水的……多数时候，大熊猫只是懒懒看一眼，便慢慢悠悠钻进林子深处。

在村民们心中，如今，上山能遇到大熊猫，已经变成一件代表吉祥的事了。

但也仅仅就是觉得吉祥而已。硃

碛人很少把山上的动物带下山，即使是受伤或者生病，“救不了，带下来不吃不喝，没多久就死了。我们相信，它们从自然中来，也会回到自然中去。”

亲爱的故乡

村民用3到4年时间 让牦牛数量减少了1万多头

今年，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“濒危”降为“易危”，10月，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。在长久与大熊猫为邻的岁月中，硃碛也正在改变。

这是阿杰持续减少自家养牦牛数量的第3年。从最多时的200多头到如今不到20头，这个藏族汉子的理由很简单，“要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”。

一直以来，硃碛人将牦牛全年都散养在高山牧场。李锦教授仍记得这个村子里一种最朴素的平衡，不但有冬春和夏秋两个季节的草场轮换使用，更关键的是，每户人家的牦牛数量是恒定的，“例如这家新买了1头小牦牛，那就要宰1头现在的。”

直到2000年以后，牛肉价格上涨，这种平衡被打破。随着牦牛数量激增，阿杰发现自家的牛开始吃不饱了，与之相对应的是能长到小腿高的草场恢复期变长。他开始减少牦牛数量，几乎同时，身边的邻居都开始做这件事。

“我们乡牦牛最多时有3万多头，我们用3到4年时间，让数量减少了1万多头。”乡长杨浩没想到，这项关系村民收入的工作，推广起来比想象中顺利很多，不少村民是自发行为。

“因为大自然是我们大家的。”小时候，阿杰被选中去宝兴县表演，唱了当地第一首关于大熊猫的歌曲，长大后，他做护林员保护大熊猫，而未来，他计划还要持续减少牦牛数量。

这样朴素的认知，和学术上的观点相切合。在动物保护领域，大熊猫兼顾“伞护种”和“旗舰种”的角色，它生存的区域能覆盖很多其他物种的栖息地。保护大熊猫，同时也就保护了更多的物种与环境。

据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管理分局工作人员介绍，过去四年，雅安完成修复大熊猫栖息地21.18万亩，建立了3条大熊猫栖息地走廊带，开展了4个珍稀野生植物小种群、7个珍稀动物物种的保护研究工作。

今年，在硃碛藏族乡下辖的村子中，大熊猫保护被写进村规民约。村民们要聚在一起，认认真真把自己的名字签上。在当地的习俗中，需要签名的都是很庄重的场合，例如盖房、祭祀、红白事。

“这也是重要的事。”阿杰一笔一画签着名字说道。



村民按件牦牛，准备为其剪毛。杨涛 摄